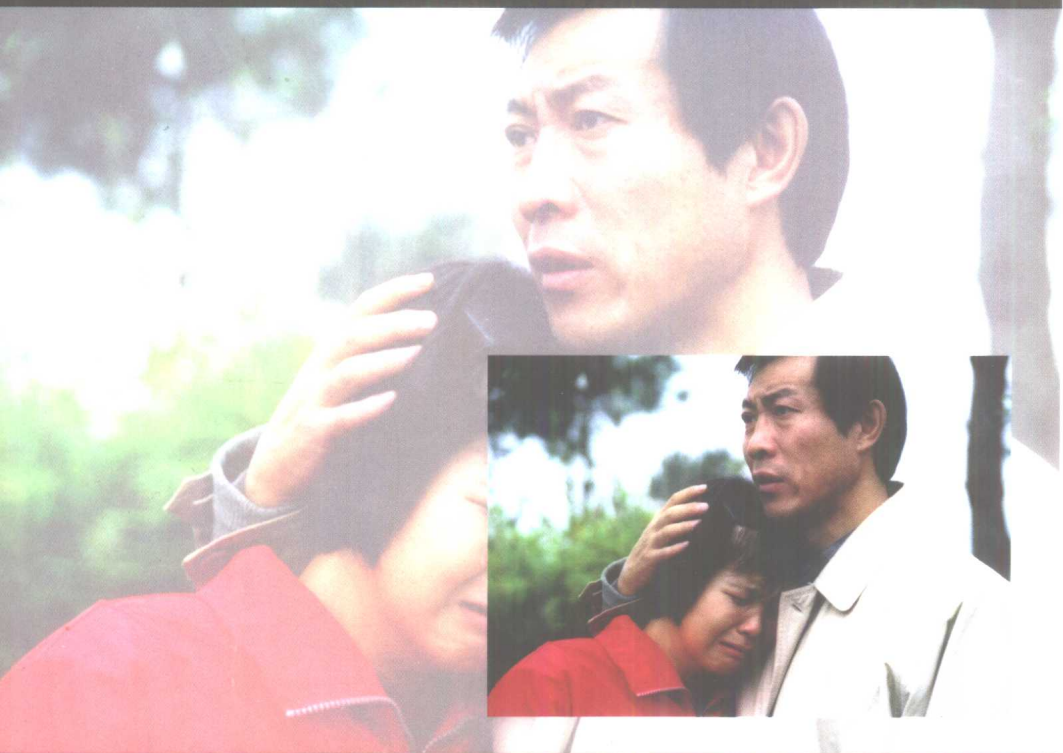


《苍山如海》作者又推力作

遍地黄金

作者：向本贵



作家出版社

《苍山如海》作者又推力作

遍地黄金

作者 向本贵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遍地黄金/向本贵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63-1938-1

I. 遍… II. 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734 号

遍地黄金

作者: 向本贵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孟德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et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7 千

印张: 12.25

插页: 3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38-1/I·1923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警报器在矿本部前面的山头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尖叫声时，老牛岭金矿党委书记兼矿长刘竹山正在矿本部大楼会议室召开党委会议，研究老牛岭金矿今后的出路问题。老牛岭金矿现有的矿脉已经挖完，新的金矿还没有勘探出来，金矿已经负债三千万，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矿濒临关闭，四千多工人向何处去，一万多职工家属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一个上午，会议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听到警报声，刘竹山一下从破旧的椅子上弹跳起来，大声说：“井下又出事了。”说着一个箭步冲出门去。

总经济师宋光召，常务副矿长李大权，生产副矿长邓友贤，纪委书记龚启明，工会主席李达伟等人也一齐惊慌失措地跟着刘竹山冲出会议室。

这时，矿职工医院的救护车已呼啸而来，刘竹山等人跳上车，救护车便风驰电掣一般向当阳坡竖井飞驶而去。

从警报器拉响，到救护车赶到当阳坡竖井，不过短短的二十分钟，然而，当阳坡竖井前，已经围满了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的人们，周围山头的小路上，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流向这边涌来，他们都有亲人在井下工作，他们是矿工的父母、妻子、兄弟或者姊妹，警报器凄厉的尖叫声，像一条绳子紧紧地缚住他们的心，他们不知道灾难又要落在哪个亲人的头上。

救护车刚在竖井停下，先来一步的当阳坡坑口郝坑长便神色

悲凄地跑过来，附在刘竹山的耳朵旁说：“二十八平巷塌荒，亲自带着人在那里打钻探矿的勘探队长伍有福被石头砸破了脑壳，工人肖金来左脚也被砸断了。”

刘竹山的脑壳像是被什么重重地一击，惊得他差点要瘫倒下去。这时，他突然发现，在焦急的人群中间，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的脸面有些发白，瘦弱的身子在微微发抖，满含着焦虑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井口。刘竹山的心不由一阵颤栗，连忙分开众人，叮嘱医务人员将担架准备好，受伤的人员马上就会送出竖井，他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伤员送往医院抢救。

不多一会，竖井的卷扬机将吊斗拉出井口，一群人慌慌张张地将血肉模糊的伍有福和肖金来从吊斗中背了出来。

等候在井口的人们一齐涌过去，他们都想看清楚出事的是谁。

“刘叔叔，伍队长被石头砸死了，肖金来的左脚也被砸成了三截。”满身是血的勘探队工程师李安文痛哭失声地对刘竹山说。

一旁的李大权抓住李安文的手，急急地问：“安文，你没有受伤吧？”

李安文是李大权的独生儿子，他说：“伍叔叔遭砸的时候，肖金来推了我一把，结果他自己的脚被砸断了。”

“赶快往医院送。”郝坑长大声斥骂着围上来的人们，“快让开，别挡着道。”

“有福，你怎么了？”周如兰一声哭喊，从人群中扑过来。

刘竹山对周如兰叫道：“快上车，一块去医院。”说着，伸过手，拽住周如兰的胳膊，将她拉上了救护车。

周如兰跪在伍有福的身旁，双手抱住伍有福血肉模糊的身子，哭喊着：“有福，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然而，伍有福已经听不见妻子的哭喊声了。李安文说，上午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在一千二百多米深的二十八平巷打平钻找矿，发现头顶时不时掉下一块小石头，他们都没有在意。按往常

的经验，暂时还不会冒顶。伍队长要大家把这一班钻打完之后再
做支撑。没有料到，钻头才打下去几米，头顶就掉下来一块大石
头。李安文说着又悲痛地哭了起来，“伍叔叔就这么被砸死了
啊。”

李大权道：“这个有福，心里再着急，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呀。”

宋光召一旁湿着眼睛说：“我知道有福心里的压力很大。他
昨天还对我说，再要找不着新的矿脉，老牛岭金矿就算完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还是给有福安排后事要紧。”眼眶里早已
溢满了泪水的刘竹山向周如兰道，“如兰，你自己拿个主意，有
福的丧事怎么安排？”

周如兰哭着说：“你们把他送回家吧，我要陪他两天。”

救护车驶进医院，几个医生手忙脚乱地将肖金来抬下车。刘
竹山没有下车，他吩咐宋光召去医院安排一下，要医院想尽一切
办法全力抢救肖金来。宋光召知道刘竹山的女儿刘小莹正在和肖
金来谈恋爱，对刘竹山说：“你是不是也下去一下，能不能让医
院将金来的那条腿保住。”

刘竹山说：“有福死了，我能不陪陪他么！”两滴泪珠从那张
粗糙的脸上滚落下来，铁蛋子一般砸在伍有福血肉模糊的身上。

伍有福的家住在猫儿沟。这里的房子全是六十年代的那种用
竹片织成壁，再在竹片壁板上抹上灰浆的简陋平房。伍有福的父
亲伍继良是老牛岭金矿的老工人。六十年代初分下了这么一间前
后两居室的平房，住了三十多年，也没有离开这里。伍有福二十
岁的时候，和刘竹山、宋光召、李大权、周如兰等人一块上山下
乡，在离金矿百里之外的十分偏僻十分贫穷的苦草界乡做了几年
农民。后来，伍有福被招工回矿，再后来，又去大学进修了两
年。按说，他完全可以不回老牛岭金矿来。但是，他还是回来
了，这里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更有他那对于老牛岭
金矿扯不断理还乱的千千情结。上大学回来之后，他开始在勘探

队做技术员，做工程师，后来做副队长，再后来做队长，享受副矿长级别的待遇。金矿后勤处几次给他分房，要他从猫儿沟搬出来，他都没有同意。去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后勤处又动员他还是换一套房子。按他的级别，他应该住好一点的房子了。伍有福还是不愿搬。他说，别人能住篾片抹灰的平房，我伍有福为什么不能住篾片抹灰的平房呢？

住在猫儿沟的人们已经得知伍有福出事了，都聚集在伍有福的家门前。以肖金来的祖父肖大喜为首的老工人委员会的老工人们也赶来了。肖大喜要他们在伍有福的家门口用塑料布搭棚子，自己则进屋对伍有福的父亲伍继良说：“老伙计，没想到有福侄子在我们前面走了呀。”

伍继良也是老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些日子，他过去在井下被砸的那条腿又犯病了，有些发疼。他拄着拐杖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门前，一双浑浊的眼睛瞅着猫儿沟口那条通往矿本部大楼的坑坑洼洼的路，口里喃喃地说：“早晨有福上班去的时候，还对我说，金矿一万多口人都靠着他的啊。他怎么就这样撒手走了呀。”

肖大喜忧虑地说：“有福侄子这一死，竹山侄子肩头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时，救护车从猫儿沟的那一头缓缓地驶进来。车没停稳，刘竹山就从车上跳下，匆匆来到伍继良面前，抓住伍继良的手，没有说话，泪水却啪啪地掉在伍继良那双枯槁的手上了。

“竹山，你要挺住。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的。”伍继良伸手抹了抹刘竹山脸上的泪水，蹒跚着步子，进屋去了。

刘竹山和肖大喜紧跟在老人的身后，进了屋。这是一间只有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中间一分为二，伍有福夫妇住外面那间，伍继良和老伴住里面那间。后来，他们的孙女伍冰长大了，伍继良就将老两口的那间十二个平方的房子用废纸箱的硬纸片从中隔开，变成两间小房。摆下一张床，再进去两个人，连站的地方也

没有了。刘竹山扶着老人坐在床沿上：“伍叔，我挺住，您老人家也要挺住啊，有福去了，我刘竹山，就是你的儿子。”

老人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这时才掉下两滴浑浊的眼泪，说：“知道么？老牛岭金矿是我们的家。没有老牛岭金矿，就没有我伍继良，就没有他肖大喜，也就没有你的父亲刘祖龙。老牛岭金矿不能就这样完了，大家就这样散伙了。竹山，你要想办法尽快找到新的矿脉才是。”

刘竹山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过后，对身旁的肖大喜说：“肖叔，金来也受伤了，你去医院看看吧。”

肖大喜说：“那么多人在医院里，还要我去做什么！”过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刘竹山道，“听你家媳妇说，这些日子，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都急成什么样子了。竹山，你千万不能趴下呀。”

刘竹山看着两位老人关切的目光，发狠地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道难关渡过去，不能让老牛岭金矿就这么完了。”

“有这个决心就好。我们和你父亲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那阵，日子过得多艰难呀。我们饿着肚子在井下打手锤放炮采矿，还要创纪录，当标兵，为国家争贡献哩。人啦，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志气不能倒，精神不能丢！如果在困难面前，自己先趴下了，那就真的完了。”

刘竹山的心里一阵发热，喉头有些发哽。老牛岭金矿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可群众的情绪仍然很平静，社会治安仍然很稳定，全是因为有这么一群老工人支撑着。要是没有他们，他真不敢想象老牛岭金矿的局面会是个什么样子。

人们刚刚将伍有福抬下车，后勤处舒处长就将棺材运来了。周如兰说：“我要将有福洗一洗，换一身干净衣服，有福这一辈子只知道工作，只知道在井下打钻找矿，给他做一件像样的衣服，他都没有时间穿。”周如兰这么说的时，泪水就成沟儿地流下来。

刘竹山说：“有福和我，光召，大权几个人一块儿长大，一块儿上山下乡，又一块儿在金矿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是亲如手足的兄弟，今天，我来给他洗澡。”

后勤处舒处长说：“伍队长那个样子，应该给他整一下容才行。”

周如兰哭着说：“算了，让石头砸成了这个样子，原本就吃苦了，再叫他让钳子剪刀折磨一阵，我心疼啊。”

李大权说：“这个样子，整也整不好的。如兰，你去侍候伍叔吧，老人家没有把眼泪流在脸上，他心里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你们家，全遇上了呀。”

泣不成声的周如兰说：“我家伍冰到她同学家去了，还没有回来。”

舒处长说：“我这就叫人去挂电话，要她马上赶回来。”

几个人把周如兰扶进屋。刘竹山和李大权等人打来水，准备给伍有福抹一抹，刘竹山搂着伍有福的遗体再也忍不住了，“有福，这个时候，你却走了，老牛岭金矿今后怎么办啊。我们几个兄弟，二十年前就曾立下过誓言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怎么就这么抛下我们走了呀。”

肖大喜走过来说：“竹山，你去做你的事吧。这里，我和舒处长商量着办。你定个时间，什么时候给有福开追悼会。”

刘竹山说：“如兰要陪有福两天，就让她陪两天吧。今天星期四，星期六开追悼会，上午九点，还是在矿本部大楼前的操坪开。”

李大权交待舒处长：“伍队长是为了寻找金矿因公殉职的。他的追悼会规格要高一些，隆重一些。”

刘竹山说：“规格高不高，不在于花圈的多少，鞭炮的多少。这个时候过于铺张浪费，有福是不会同意的。”

舒处长说：“请刘矿长和李副矿长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二

老牛岭金矿的形势已十分严峻。勘探队探明的矿藏两年前就已经开采完了。尽管伍有福带着他的一班人马想弄个奇迹出来，尽快找到新的矿脉。然而，几年来，他们的血汗一直没有得到回报。这两年，井下工人开采的是过去开采时残留下来的巷头巷尾和巷柱。每吨矿石含金量还不到两克。黄金产量直线下滑。四年前每年产黄金一吨，前年六百公斤，去年四百五十公斤，今年上半年还不到一百五十公斤。精锑和白钨的产量也不断地减少。过去，每年产精锑三千吨，这几年每年在两千吨上下徘徊。今年上半年产精锑七百吨。过去，每年产白钨二百多吨，今年上半年只有五十吨了。由于是在二十六平巷、二十七平巷采矿，成本大大地提高了。按眼下的精锑市场价算，每开采一吨精锑要亏损七千多块钱。一些人说怪话，开采一吨精锑要赔六七千，还不如不开采。刘竹山却说：“不开采你叫他们干什么去？老牛岭金矿停产散伙是不是！”他指望精锑的价格能够回升上来。四年前，每吨精锑的价钱就卖到了四万二。他坚持不同意将这三年产的四千多吨精锑贱价抛出去。宁愿贷款维持生计。这几个月，银行不给贷款了，大家捂着肚子过日子。白钨只是老牛岭金矿的附属产品。这两年，每年产百来十吨，每吨一万六千元。一年产的白钨还不够交一个月的电费。黄金上面是没有主意可打的。黄金属于特殊产品，由国家指令性生产。不能走向市场，产多产少，都要交给国家。这几年产的黄金，卖给国家，能维持矿山机器的运转就很不错了。

星期六这天早晨，刘竹山、宋光召、李大权、李达伟和龚启明几个人早早地来到办公室。这两天，刘竹山没有归家，也没有睡觉，白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之后就去医院看望肖金来。晚上，和宋光召几个人一块为伍有福守灵。伍有福的死，对

刘竹山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真有些不知道老牛岭金矿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宋光召瞅着刘竹山说：“竹山，你要考虑大家的承受能力啊。有福这一死，势必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李大权一旁道：“有什么办法可想？这几年，贷款已经突破了三千万，银行那边的门已经堵死。勘探队这两年来连着换了三个地方，都没有探出矿来。没有找到新的金矿就不发工资，这行么？我说，还是要抛售一些精铋，弄点钱发工资，不然会出事的。”

刘竹山听见李大权又说要抛售精铋，有些生气地说：“不要把眼睛盯着仓库里的精铋，一吨精铋抛出去要亏七八千，这是败家子干的事。再咬咬牙，坚持一段日子，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那点精铋是坚决不能动的。那是我们老牛岭金矿剩下的唯一一点家当了。”

刘竹山今年才四十八岁，由于经常和工人们一道下井干活的缘故，他的脸面显得十分的老糙，那双手伸出来，巴掌上的老茧居然有很厚的一层。额头爬起的扁担纹，俨然横卧着的几道山梁。

宋光召说：“就这么不发工资的确也不行。只是，那点精铋就是全卖掉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拿去还债吧，债也还不清白。拿来发工资吧，用不着一年也就吃光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找到新的金矿。井下工人没有矿藏开采，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今有福去了，勘探队那边的工作怎么办？这是个当务之急的大事。”

刘竹山说：“我考虑的也是这个问题。要想老牛岭金矿能尽快走出困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找到新的金矿。”刘竹山顿了顿，“勘探队刘波副队长这半年来一直住医院，要他去挑这副担子他的身体只怕还吃不消。我看，只有给安文压担子了。”刘

竹山这么说的时侯，就把眼睛盯着李大权。

李大权双眉紧锁，只是大口大口地抽闷烟。李安文当时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原本是不愿意报考探矿专业的，是李大权作主要他报的。当时他对他的独生儿子说：“安文你不要忘了本，没有老牛岭金矿，就没有你爷爷，也就不会有你的父亲，当然也就不会有你了。你要把你爷爷经常说的那句话记住：对老牛岭金矿，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李安文在大学读了四年本科，硬是让李大权给弄回老牛岭金矿来了。现在想起来，他还真有些后悔。

宋光召说：“安文侄子虽然年轻了些，但跟着有福干了四年矿探了，这副担子应该挑得起的。要不，就决定下来，让他做副队长，协助刘波主持勘探队的日常工作。”

李大权将烟蒂狠狠地在烟灰缸里一摞，“问题是，老牛岭还能不能找到金矿。如果开采完了，没有了，再花力气打钻找矿也是白费劲。”

说话的当儿，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女人手里提着一个饭盆走进会议室。她是刘竹山的妻子王桂花。已经是炎热的六月，一件并不入时的衬衫穿在她的身上，使她显得更加老糙。她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刘竹山，轻轻地说：“竹山，这两天，你饭也不吃，觉也不睡，铁打的汉子也要累垮的。”

宋光召抬起手腕看看表，说：“竹山，快吃点东西，九点开追悼会。”

刘竹山说：“不吃算了，我们出去看看会场布置得怎么样了。”也不理会王桂花，带着宋光召、李大权几个人走出办公室。

矿本部大楼前的灯光球场上，黑压压挤满了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老牛岭金矿有个传统习惯，凡是因公死亡的干部职工，追悼会都要在矿本部前面的灯光球场召开。今天，除了各单位的代表，老工人和工人家属来得特别多，能容纳三千多人的操坪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刘竹山知道大家的心情，伍有福是为了寻找新

的金矿，是为了老牛岭金矿一万五千多人的生活出路殉难的，他们来为他送行。当然，他们来为伍有福送行还有另一层意思，伍有福死了，今后谁带着勘探队找矿呢？他们的身家性命都维系在老牛岭这已经开采了一百二十多年的老矿山的呀。

伍有福的灵柩运来了，没有很多的花圈，也没有很多的鞭炮。灵柩前面是周如兰和她的女儿伍冰。她们由两个女人扶着。短短的两天，周如兰那原本周正白皙的脸面如今透出一种病态的纸白。和伍有福结婚二十二年了，周如兰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青是青，蓝是蓝，而她最喜欢穿的颜色，却是牵牛花的那种紫红。只有刘竹山心中明白，她为什么喜欢这种颜色。这是他们二十多年前在乡下做知青时，他对她说过，他最喜欢的是这种淡雅而华贵的紫红。他知道，她是穿给他看的。今天，她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清爽和靓丽。一件长袖碎花衣衫，胳膊上戴着一个黑色的袖套，一条深蓝色的长裤，更显出她身材的修长和窈窕。周如兰今年四十七岁了，直到今天，人们才仿佛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周如兰和伍有福的独生女儿伍冰今年还不到二十一岁。三年前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在技工学校读了两年书，因为金矿生产不景气，至今还待业在家。为了能有个工作，她不知和父母吵过多少次了。父亲是金矿的勘探队长，手中多少有些权。况且，父亲、母亲和刘叔叔、宋叔叔他们的关系都特别的好，对他们说一声，给她安排一个工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他们不但没说，还不让她自己去找他们。总是说矿里生产不景气，这两年没有安排一个职工子弟。她不能开这个头，让矿里的领导为难。让她格外的想不通，有时候赌气去同学家，三天五天不回来。

周如兰一直没有停止哭泣。刘竹山的追悼词就是在周如兰悲痛的哭泣中读完的。他几次差点掉下了眼泪。但是，他都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周如兰的哭泣声时时撞击着他的心扉。他隐隐地觉得，他的肩上似乎又多了一份担子。

追悼大会开完之后，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长长的送葬队伍

跟在伍有福的灵柩后面，一直向猫儿沟后面的茶山坡爬去。

茶山坡原来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坡。四十多年前，人民政府刚刚将老牛岭金矿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便遭到土匪的袭击，两位接管矿山的解放军代表在那次保卫矿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死的时候都留下了遗言，他们死后，也要和金矿在一起，和金矿的工人们在一起。他们要看着获得了解放的工人们，用他们的干劲和热情，多采黄金，多采精锑和白钨，支援国家建设。于是，肖大喜、刘明龙、吴太仁、丁贤德、伍继良几个人爬完了老牛岭金矿周围大大小小几十座山头，最后选中茶山坡。这里地势较高，视野开阔，能看见老牛岭十里金矿的五道沟、八道梁。后来，金矿许多老工人在自己快要离去的时候，就都留下话来，去世之后，埋到茶山坡去。老牛岭金矿是他们的，他们也是老牛岭金矿的。他们要和老牛岭金矿生死死不分离。这样，一年又一年，茶山坡就成了老牛岭金矿的公墓了。偌大的一片山岗，密密麻麻地竖立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墓碑。如今，这座山岗竟过早地接纳了他们的第二代，一个正值壮年的淘金汉子。

两位解放军代表的坟墓四十多年来一直被保护得特别的好。先前，每年的清明节，金矿子弟学校的学生们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扛着红旗，抬着花圈，到茶山坡来给他们扫墓。这个时候，金矿团委也会组织新团员在两位烈士的墓碑前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然后，给他们的坟墓锄草，培土。刘竹山、宋光召他们这一辈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曾经虔诚地为他们扫过墓，送过花圈。九年前，老工人丁贤德退休之后，农村的妻子不让他回家团聚，安度晚年，他使用石头在茶山坡旁一棵松树下垒了一间石头屋，从此在茶山坡安家落户了。长年累月地在坟山里砍荆棘，锄杂草。偌大的一片坟山，让他给弄得干干净净的。为了调解丁贤德的家庭纠纷，老矿长伍祖示曾经去过他的老家，给他老婆做工作，让她接纳这位爱矿如家，舍小家为矿山的全国劳动模范，却没有达到目的。刘竹山上任之后，曾经让工会主席李达伟去了一趟他的

老家。李达伟回来向刘竹山汇报的时候，话没说，眼睛先湿了。原来，丁贤德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阵又在集体，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农活累，生活苦不说，每次孩子生病，女人总是急得掉了魂似的，又是拍电报，又是写信，要他回家看一看，替女人分担一点忧愁。他却总是说矿里工作紧，抽不脱身。一年也难得回去一两次。虽然丁贤德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下自己的伙食费，全数都寄回去了，但女人除了钱，更需要关心，更需要一个全身心支撑家庭的男子汉呀。儿女们在苦难中长大成人了。丈夫也退休了。女人却不让他进她的家门了。“崽女是我养大的，没你的份。金矿是你的家，是你的爹娘，是你的崽女，是你的婆娘，你别回来了，和金矿一块过吧，让金矿给你养老送终吧。”

刘竹山当时眼睛也湿了，这就是老牛岭金矿的工人啊。没有这样以矿为家的工人，就没有老牛岭金矿这面全省的红旗，就不会每年挖出上吨的黄金交给国家，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啊。他准备自己去一趟丁贤德的老家，向丁贤德的老伴深深地鞠三个躬，道一声歉，感谢她对老牛岭金矿的支持，然后希望她让老伴回家去，和老婆孩子一块生活，安度晚年。可是，丁贤德不让他去，他说：“我在老牛岭金矿干了一辈子，还真舍不得离开哩。你的父亲，有福的父亲，光召的父亲，还有显民的父亲，我们那阵为了别让饿死，从各自不同的地方逃荒到老牛岭来糊口讨吃。给资本家钻洞挖矿，额壳上捆一盏桐油灯，像狗一样在金洞里爬。挖矿运矿，一干就十几个小时。打出的黄金用升子量，用斗量。肥了资本家的腰包，我们每天却只得两餐包谷糊糊吃。后来，我们当家做了主人。给国家挖黄金，国家给我们工资，还给我们荣誉，让我们做劳模，做标兵。你父亲做模范做到了省里，我做模范还做到了北京。有这些，就够了，我和你爹他们都说好了，今后，老在老牛岭，死在老牛岭。然后，也和那两位烈士一块，埋在茶山坡吧。”

伍有福的墓碑是一块石英石做成的。丁贤德说，是他让人从金洞下面抬出来的。老牛岭金矿是石英充填结构，金脉就藏在石英石里面的。“有福侄子找了大半辈子金矿，就让它陪伴有福侄子吧。”

人们将伍有福的棺材放进墓穴的时候，周如兰已经哭得死去活来，丁贤德拉住她。“如兰侄女，你不要哭。有福侄子是为了给国家找矿死的，是为了给老牛岭金矿的一万五千多人找矿死的。他死得值。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丁贤德这么说的时侯，自己反倒嗝地一声跪下去了，“有福，要走的不该是你，而应该是我，是你老子继良呀。如今怎么许多的事情都被弄颠倒了。我们留着有什么用？不能挖矿了，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了，却不走。你太阳正当顶呀，怎么就走了。留着我这老不死的给你守坟呀。”

刘竹山刚刚扶起丁贤德，不曾料到，周如兰却昏了过去。正是六月的天气，太阳挂在头顶，像一团火球。李大权急急地说：“赶快把如兰抬到贤德叔的石屋里去，不然，会出危险的。”

人们七手八脚将周如兰弄到半山腰丁贤德的那间窄小的石屋。

刘竹山走进那间窄小的石屋，他的心不由颤栗了，两滴铁蛋子一般的泪水从他那张被风雨霜雪磨砺得十分粗糙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怎么忍他也没能忍住。

三

丁贤德住的是一间还不足五平方米的石头屋，倚在一棵枝丫虬结的古松树下。四周用井下掏出的废矿石砌成，屋顶上盖的是冶炼厂丢弃的废石棉袋子。人们把周如兰抬进石屋里之后，又急忙将她抬了出来，放在松树下的一片荫凉里。首先钻进石屋的是李大权，他想找只碗给周如兰倒点水喝。可是，他钻进石屋之

后，就大声地叫喊刘竹山，“竹山，你快来。”

刘竹山钻进石屋的时候，首先扑进他鼻子的是一股难闻的野菜馊味。

“竹山，你自己看看。你再要固执己见，对老牛岭金矿工人的困难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老牛岭金矿非出大事不可。”

刘竹山看见了，紧挨着木板床的火膛上，架着一口生了许多黄锈的铁锅。铁锅里有半锅用红薯叶拌米粒煮成的稀饭。米粒很少，被红薯叶的绿汁染成了褐色。那股难闻的野菜馊味就是从铁锅里散发出来的。

“贤德叔，你吃的就是这种饭么？”刘竹山大声地问丁贤德道。

“这种饭不好么？五十年前，我从安化逃荒到老牛岭金矿，给一个姓吕的资本家做活，每天下井抡锤打炮眼采矿，连这种饭还没有吃的哩。每餐一碗盐菜饭或是一碗包谷糊糊。抡不动铁锤么？没力气干活么？人家叫你马上滚蛋，不要你了。过去，能和现在比么！现在就是吃红薯叶，也是很幸福的日子，也比过去强。”丁贤德这么说的时侯，从李大权手中拿过锅盖，哐当一声将锅子盖上了。

“贤德叔，告诉我，这样的饭你吃多久了？”刘竹山喉头有些发硬地问。

李大权简直是在吼了，“竹山，你还用得着问么？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你叫人家去偷去抢呀！”李大权将铁锅端出石屋，摆在古松树下，“大家看看，这就是全国劳模吃的饭呀。”

刘竹山自责地说：“召集老工人开会的时候，他们都说还能坚持一段日子呀。”

“他们不这样对你说，你叫他们在你面前诉苦，逼着你要工资么？竹山，你常常说，我们老牛岭金矿的老工人思想好，觉悟高，顾全大局。没有老工人，就不会有老牛岭金矿昨天的辉煌，也就不会有老牛岭金矿今天的稳定。可是，我们实在是太没有深